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周宣王石鼓文

鼓凡十每鼓約徑三尺餘其第一十一行行六字第二九行行七字第三四皆十行行七字第五十一行行六字第六十一行上半殘闕每行止存四字第九十五行行五字其七八十三鼓剝蝕過甚行字數俱不可紀今在國子監大成門左右

第一鼓

𠭯車既工𠭯馬既同𠭯車既好𠭯馬既駍

君子員邋=員斿=麀鹿□速=君子之求□

特=角弓=茲以寺𠭯敺其特其來□其來趩=𢊁=炱=即

避卽時口口遬=其來大口避毆其樸其

口口𣪘其豜蜀

避車既工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騂君子員=避

=員斿麀速=君子之求=卤弓=茲目寺避毆

其時其來趩=趯=㸓=即避即時麀鹿趚=其來大

口避敺其樸其來遺=射其豜蜀

第二鼓

口汧沔=烝彼淖淵口口鯉處之君子口之

澫又小魚其斿口口。帛魚鱳=其盜氐鮮黃帛

其鯾又鱄又鮊又𣶃=鯙口搏又口口口之𤔲=口。

□□□□隹□□□□□□止隹楊及

柳

汧殹沔〻烝〻敓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淳之澫又鯊其

斿𢾊〻帛魚鱳〻其筵氐鮮黃帛其鯾又鰟又鮊其胡

孔庶臠之𩱾〻垩〻趚〻其魚隹〻可佳鱮隹鯉可呂橐

之佳楊及柳

第三鼓

田車□安鋚勒□□四介左驂旛〻

右驂騝〻𨑃以隮于原𨑃□止□宮車其寫

秀弓寺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又

㝬其□䜌大□出各亞□□昊大□執而
多庶□□趩趩君子迺樂

田車旣安鋚勒馯馯避豕旣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避
吕隮于邍避戎止陕宮車其寫秀弓寺射麋豕孔庶麀
鹿雉兔其邍又旃其□搓大□出各亞□□昊□執而
勿射多庶趩趩君子迺樂

第四鼓

□□鑾車桒敕肯□□弓孔碩彤矢□
□□馬其寫六轡□□□□徒馭□□廓山
□搏眚車載□□徒如章邍隰陰陽□

□馬敄止栨□□□□戰𧅏克□□□

丮賢迣會□□□□允異

□□鑾車桒敕眞□□弓孔碩形矢□□四馬其寫六

轡□ 𦈡 迣驖 孔庶 鄜□□擇齒車 戠 衍 戎 迣如章遂𨗿

陰陽趍〻□馬射之䠞〻□□ 如虎 獸鹿如□□□多

賢迣會 迣免 □□允異

第五鼓

□□□□霝雨□□□□□□□□□

□□□□□□□□□□□□□□□

□□□□淒穫□□□己汓或□□多

枚淺己□□□□一方□□□□其奔

□□□□□叀

□□□□霝雨□流迄滂〻盈濟□君子即涉〻馬□

流汧殹洎〻萋〻□□舫舟□遄陽戶自鄜徒馭□□

隹舟以衍或陰或陽极深以□□于水一方□□□止

其奔其敔□□其叀

第六鼓

上闕猷作邍作上闕導遄我嗣上闕除帥彼阪

上闕草為卅里上闕斿微[illegible]罟上闕樂柞棫其

上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鳴上闕亞箬其華上闕為所斿𣪘

上闕 鑾導言敳 上闕 吾

猷乍邍作 䢅遹我嗣 除帥彼阪 䓁爲卅里

微微之直罟 㝔柞棫其 𣙙𣞀𦆫之鳴 亞箬其𣪘

爲所斿𡡊 盩衛言封 吾

第七鼓

上闕 𠂢 闕 淊是戭 闕 具斧 闕 來 闕 天子 後闕

而師 弓矢孔庶 左驂 滔之是戴 不具尊

後 具所來 其寫矢具具來樂天子 嗣王始 古

我來

第八鼓 今本字盡剝蝕

敓　走騎〻馬薦　䔍䔍敓雉立　其一　之心

第九鼓

𨔶水旣□□衛□□□□旣止嘉對則

里天子永寍日隹丙申□□𨔶其□衛

□奉馬旣迪敎□□□□左驂驂□

□驂〻右□□□□如不□□□驂𩦡□□

□公謂天□余及如□□害不余入

𨔶水旣□　𨔶衛旣平𨔶　□旣止嘉對則里天子永寍日

隹丙申□□𨔶其用衛奉馬旣迪敎□康〻𩦡□□□

左驂驂〻右驂驂〻□□□□如不□□□驂𩦡□□

口公謂天子余及如口口害不余及

第十鼓

前闕　闕 [illegible] 闕 [illegible] 闕 [illegible] 闕 [illegible] 後闕

吳人卷丞　敬　載卣載北勿口勿　而　用　大

祝　會　享　執寓逢中　圖孔口口鹿口　逆　口其口口

口口轄丶丶大口口口口口口口　求　又口口口口口口口　是　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附　石鼓文音訓

共二石每石高廣俱三尺五寸三十二行分三列每列行十三字額題石鼓文音訓五字篆書音訓正書跋隸書今在石鼓旁

恆山潘迪

避車既工避馬既同（避薛氏音我工籀文攻字蘇氏石鼓詩亦作攻按詩車攻傳攻堅緻也同齊也物馬齊其力）避車既好避馬既驕（驕从馬缶聲疑與阜音義同詩車攻田車既好四牡孔阜說者謂阜盛大也）君子員邋員斿（員作鼎籀文也說文員音云益也有重文君子指從緻諸臣員貢眾多也邋邋旌旟旐動貌斿旗之末垂者）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麀牝鹿速有重文速速疾行貌或曰鹿之足迹）○鹵鹵弓弓茲目寺（鹵郭氏云恐當作鹵鹵弓即戾弓也周禮庾弓利射侯與弋今按鼓文作鹵目古以字下同寺諸家皆音時然下文別有時字或音侍）避敺其時其來趩趩（趩丑亦反有重文說文行聲也一曰不行貌）𧽒𤼲（𧽒音憲𤼲作負皆有重文其義未詳或曰𧽒走意𤼲服多也）即邋即時麀鹿趚趚（邋與遻小異疑非我字或音禦趚子亦反薛氏云直離反有重文）其來大即我敺其樸其○遭遭射其豣蜀

遵徒處反竊也猾或作豴或音麻蜀恐愼字蓋蜀有獨音

右一 薛氏次居八鄭氏次居三施氏次居一今按古文苑其序姑從施氏然舊說第五鼓言漁狩爲歸第一鼓言治道涂似失先後序若左右相易始於西北以第六爲第一第五爲第十則先後之序得矣然亦未可必也可讀者十有六句餘未詳凡六十四字此鼓舊墨本鹵上有罘字遵上有柬字今漫滅

汧殹沔 王氏云汧音牽水名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殹郎也字見詛楚文及秦斤鄭樵因此指爲秦物今按翳緊皆从殹已見古書非始於秦也郭氏曰讀如緊語助沔猶作泛有重文鄭氏云沔讀作綿蓋用平聲叶韻 烝彼淖淵 烝見秦權有重文與烝通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王肅云烝眾也彼籀文皮字或音彼淖淵水之族處 鰋鯉處之君子漁之 鰋鯉皆魚名鰋鄭氏音鰋鮎也處鄭氏讀作居蓋取叶韻籀文漁从寸今闕 澫又鯊其斿趣 鄭氏云澫即漫从萬通作員疑有重文漫漫水

之潙莊處又通作有籀文省下同見詛楚文薦今作嶌魚名所加反趙薛氏作散郎鯊字有重文或音汕叶平聲相千反帛魚皪其籃氏鮮鄭氏云皪音洛集韻云白色也鄭氏云籃亦作莤讀與俎同蓮也氏云按說文鉏余反醢也氏典禮反今按皪字音皪白貌帛即白字言白魚皪皪然潔白登之於俎豆甚鮮也黃帛其鯾又鰟又鮊鄭氏云鯾即鯿字畢連反或音鯿鰟今作魴音房鮊舊音白今按叶讀音綿其朝孔庶臠之𩃔湔施氏作豆今作胹乞及反博雅臠謂之胹鄭氏作豆蘇籀文籀字或作絲斐开若反相如大人賦休斐奔走或音使𨑉趩𨑉有重文郭氏云籀文洋字鄭氏音汧今作游禮有重文鄭氏音博或有之遂字其魚隹可隹鱮隹鯉可吕○之隹楊及柳隹通作雒可通作何○舊作橐說文符宵反鄭氏云與櫜同愚謂橐从缶从橐省聲也包裹承藉之義非謂穿之也蘇氏詩作何以貫之恐誤

右二薛氏次居五鄭氏次居一十鼓中唯此完好然字多假借故義有難通今唯濘字全磨滅成文

者十有七句

凡六十字

田車既安鋚勒馬○按詩傳輶車田犬驅逆之車取其習提也鋚郭氏云大幺反轡首銅也廣韻音條紖頭銅飾今按馬字非全文但偏旁从馬闕左邊當有重文或作馲一避眾既簡簡遷也

左驂旛右驂騝詩騝是驂傳驂兩騑也車駕四馬內兩馬謂之服外兩馬謂之騑郭氏云旛妨圓反旌旗總名旛取其輕舉貌騝居言反爾雅騝騮馬黃脊或云紀偃反壯健貌避吕隮于

邍隮升也邍古原字下同避○舊有戎字止陕陕疑作阹宮車其寫秀弓寺

射宮車輦車也周禮輦車用於宮中秀與務同務弓戎弓也穀梁傳弓務質質靶也戎弓務其質示武中有文言田狩之時宮車寫而不用戎弓用之於射也寫讀如卸麋豕孔庶麀鹿雉兔言所蕃多品

其邍又旆未詳其○𧻚○鄭氏云𧻚今作奔或作走大○出各亞

亞古孝經作惡盡二字通用○○昊○昊未詳薛氏作畀字鄭氏云疑即思字碧落碑思作罟郭

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白澤獸名執而勿射多庶趯說文趯郎擊反動也走也

鄭氏云臭樸同或云鄭谷反君子逌樂逌薛氏作逌鄭氏作攸所也按漢書地理志鄠水逌同五

行志奠偷道叙皆古攸字

右三薛氏施氏次居三鄭氏次居四可讀者十有五句餘不成文凡六十三字

○○𨌚車郭氏云大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聲按𨌚史多作鑾左傳錫鸞和鈴詩八鸞鎗鎗

鑾敕真○鑾薛氏云呼骨反疾也薛氏作華字鄭氏云即拜字蓮見義雲章真鄭氏云即填字亦作

箕說文軌即兼字或音速○弓孔碩彤矢○○按彤弓彤矢大子以錫有功諸侯詩彤弓

彤弓書文侯之命及春秋傳彤弓一彤矢百是也說者謂彤弓朱弓頎大也

○𩣡鄭氏云驁五到反迮驂孔庶𩥋○宣搏迮即徒字驂鄭氏云音馭𩥋或云即

𢊁字薛郭作𢊁鄭氏作𤕌盧見詛楚文今作盧𠧪車載衍𠧪鄭氏云即𠧪字詩輶車鸞鑣田狩之車

也䵷䗽文載字衍自道字戎𨑨如章遝𨖅陰陽𨖅鄭氏云今作㬎遝作㬎𨑨徒也如章言戎徒整布如文章然遝高陸也㬎早㬎也言高畢向背告有陰陽詩公劉相其陰陽度其隰原趍六馬而鄭氏云趍即趍字有重文七走反詩羅維趍馬趍國和同習也六馬天子所駕也𢐘驚文族射之𨌲有重文疑倩作鑣○○如虎獸鹿如○○○多賢迪迪鄭氏云今作徇

禽○○○○允異

右四薛氏施氏次居四鄭氏次居五其文可讀者僅七句言田獵之事凡五十三字薛氏曰允異之上舊有禽避兔三字今按禽字下闕四字

○○○○霝雨○㶔鄭氏云霝亦作零詩東山零雨其濛㶔今省作流下同見說文○

○○深○皆磨滅不可辨唯此深字今僅存其半○○○○○○○○○上二十餘字剝落不可考

○○自廓𨑨騣○○隹舟以衍或陰或陽

水北爲陽南爲陰或從水之陽或從水之陰皆可歸也或字下今闕陰或二字陽字僅存其半余家藏墨本尚有之

柀湊吕○○于水一方柀薛氏作枝鄭氏云即楫字○○○○其

弃○○○○○叓施氏云叓古文事字見說文今僅存下數畫

右五薛氏次居九鄭氏次居八舊說言亯斿而歸可薦者僅三句餘皆磨滅不成文凡二十六字疊

本舊有蓬蓬泛淠盟濟君子卽涉流汧殹洎洎蓬淒舟舟丙遁湯湯戶二十餘字今皆不存

猷乍邍乍○籀文作衛字卽臭作遹衞道字遄我𨛰○除從辵鄭氏云遹字𨛰今作治字施氏云按古文孝程治作𤔔與此小異帥𠬝彼䁖舊音序或曰阪字○䓪薛氏作弃字郭氏云恐是莽莽草之相糾者居糾反鄭氏作莫莫未詳𤘍是爲世里世三十也文日爲三十里以三十乃世書家謂之會意𡰪合反非世字也○𢼄𢼊薛氏作徵鄭氏云𢼄求詳音義𠧪吾粲薛氏作采尚書𢑭作𣘸異此相類說文省作𣘸柞棫作棫皆木名詩作棫其拔其○𣘸鄭氏云𣘸作栗

或作𢽳疑古樸字楷樸楷皆木名楷音答又音背庸薛氏作庸鄭氏云嗚未詳音義或云遊字〇亞箸舊文若字鄭氏作著其𢀛薛氏作華又音夫〇爲所存豎薛氏作豎要鄭氏云今作婁从日盞郭氏作盞尋首對〇首鄭氏云疑即畲字鼓文作音悉曆字古从五

右六薛氏次居七鄭氏次居二舊說言洽道途也凡四十一字每行僅存四字而上皆闕二三字蓋五代之亂散落民間穴中以爲臼故今所存皆斷缺不成文鄭氏乃以猷作原作導遣我洽除帥彀許莫爲世里十六字爲成辭蓋鄭氏所見不過疊本摹刻者而不知每行之上有闕文也

而以文理推之而字上當有闕文師〇〇〇〇〇滔滔下有重文是戴施氏云按說文古戴字與此相類〇〇〇〇具尊磨滅不可辨〇〇〇〇後具肝哥薛氏作肝鄭氏作肝音吁來〇〇〇〇〇樂天子〇〇〇〇〇〇皆不可辨

右七薛氏次居一鄭氏次居九舊有弓矢孔庶左驂○不○其寫矢具來○子來○嗣王始古我來二十字今剝落僅存十有四字皆不成文

敄敄說文與敄同

右八薛氏次居六鄭氏次居七按施氏墨本所錄有敄走驂驂馬薦暫若雉立其一之心十四字余家藏舊本止敄字存今漸剝落矣

避水既○避衢既平避○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

○日隹丙申○○○施氏云丙申下二字尚可辨避其用衛○馬既

申敄○康駕申重也敄戒也○○○左驂驖驖有重文施氏云五到反馬怒也

驖議○○○○如驖有重文鄭氏音邀不○○○[illegible][illegible]鄭氏云籀文[illegible]从飛

𦍙薛氏作𦍙郭氏云恐是籀文𦍙字○○○○公謂天子○余及如如通

作汝○○害不余及

右九薛氏次居二鄭氏次居十舊說言廢道今皆剝落不成文可讀者唯七句凡五十二字

吳人憐亟王氏云吳通作虞鄭氏云汧水出于吳山故湛于汧而狩于吳也愚按二說王為優施氏云𢍰亦作憐○○○○載卣載北卣即西字鄭氏六見會矦𡗗北字今磨滅而○

用○㝵享○𣄰寍薛氏作𣄰字說文云𣄰與[illegible]同鄭氏云即社字寍亭同或作屬逢

中圛孔○舊文闕作圛見說文或云即㕯字○鹿○○避○其○○𩦑

薛鄭氏云即疐字見邢敦尾敦有疐文大○○○○○○求又○○○○

○○是○○○○○○○○○

右十薛氏次居十鄭氏次居六今僅存二十三字唯吳人憐亟載西載北二句成文餘皆糜缺不可

讀壘本舊有勿奄勿伏○余而出○○用○○○○大祝麃十一字今皆不存

計見存三百八十六字
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
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
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
封靖康末金人取之已歸于燕　聖
朝皇慶癸丑始置　大成至聖文宣王
廟門之左右登物之顯晦自有時耶鼓
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敢妄議然
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爲臣下祈祝之辭
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佀是畿內諸侯

從王于狩臣下述其君語天子之言吁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秦漢已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宗也迪自爲諸生往來鼓旁每撫玩弗忍去距今纔三十餘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爲之愛護哉閒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家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訓

大夫國子司業潘迪書
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
同脩 國史兼國子祭酒歐陽　玄承事
郎典簿尹忠承直郎博士黃溍奉議大
夫助教祁君璧從仕郎助教劉聞承務
郎助教趙璉從仕郎助教康若泰同校
府學生茅亮刻
籒文者周太史籒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七略
曰史籒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
異體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傳

焉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張懷瓘書斷）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遂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

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

猶不能作也　歐陽修集古錄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于彝鼎武事刻于鉦鼓征伐之勲表于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耶一時功蹟啓世諸儒以石鼓爲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益未知古自有制也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韓愈韋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懾讋夷夏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爲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于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

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三公後世以爲絶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實蒙以爲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岐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稽之則有據矣然爲諷爲美其知不得全于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于

岐山以合諸侯況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
無大號令則不得爲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
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
世知有科斗書則爲篆爲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
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
篆而籀文蓋其以名自著宣王世所作也如此論者
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
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當時以爲
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
成康與穆賦頌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

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紀年于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盼大命亦一見于成王此其可信也嘗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盜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于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于詩不得見之石鼓之爲自杜甫尚嘆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耶曰譬之柔矣作洛皐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

一時所訓非禮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教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攷于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我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董逌廣川書跋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爲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賛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況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

爲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吳曾能改齋漫錄

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堂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胡世將資古紹志錄

古蹟記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澀飛端委蛇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辭嚴義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

以浩爲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
史籒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于所當行
止于所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
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
鼓畧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發猶惟字夥
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葢字畫無三代
醇古之氣吾是以云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儻
于此書直謂非史籒跡也張書年譜籒史
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
然詳考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如予所見則

謂此鼓不爲宣鼓而當爲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杜預之爲若言也雖不曰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即石鼓所寘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爲車攻之辭亦已明矣鼓辭旣不爲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旣能明記岐蒐爲成王

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爲不備若歎之
專用籀體定爲宣王之物者其說差有本祖　古今
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皇
之議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
以日爲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前者
夫伐石爲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衆必以
鼓因其鼓之久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托
物爲久正與鑄金刻金其共一意也後漢橋元之廟石
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爲銘辭則曰是用鏤石
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勳焉邕之

謂鼎者甚觕嘗范平鮮卑也鉦鐃鼓三者皆軍旅間
用器而三器同爲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必專爲
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漢
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昬最知古故能模倣古
制與觕鼎爲朋而石鼓源流賴之以存也　紹興王
子扁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其自跋曰昂
貢來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
兵難以來不知何在莆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
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與昂同或得之
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

文多不錄　東坡自託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㯹蓋疑鄭本不真也（程大昌雍錄）

溫彥威使三京得僞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于白水遂西狩岐陽（姚氏殘語）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歐陽修作集古錄設三疑鄭樵指以爲秦鼓馬定國指爲後周物近人稍有惑

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爲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之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爲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甚由始出於近歲狀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真卿干祿字刻於大歷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爲衣食業摹拓爲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遺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一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

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淪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爲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沈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錄於隋氏而指爲近世僞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予言之爲得也則夫隋之不錄又無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視今爲甚備而學者不敢

爲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待起
於韋韓世而韋應物又以爲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
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
小篆之作本於大篆丞鬬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
丞字從山取山高奉承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并
詒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尙在於長老
耳使文帝銘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
知之况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
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其鼓
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堅

頑類今人爲碓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
博士時請於祭酒欲以數槖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
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
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
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詔
以金塡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
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
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
知則拓本留於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可輕議也哉
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治

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異同幷攷覈字書而是正之書於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王厚之復齋碑錄

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籒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墨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石之質頑惟堅若世爲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爲也見於秦斤以丞爲烝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爲帝亦可謂

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丞字正當從山取奉丞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日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温彦威使三京以爲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爲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能書如斯冰璦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詩詞嚴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

章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爲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葢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修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趍趍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葢卽石鼓趍趍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他如寫言徂東寫言行狩卽我其用道之謂也曰之子于苗卽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囂徒御不驚卽徒驂孔庶避从既簡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

悠旆旌卽其斿鼎斿之謂也曰赤芾金舄卽華勒塡
塡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卽來樂天子之謂也曰決拾
既飲弓矢既調卽秀弓孔碩彤矢翠翠之謂也曰兩
驂不倚不失其馳卽左驂旛旛右驂騝騝之謂也曰
助我舉柴卽我爲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卽我公
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
天子卽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
日庚午卽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卽田車既
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
有卽我以躋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

謂也曰儦儦俟俟即麀田若反之謂也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秀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漆沮之從即于水一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毆其特之謂也又況石鼓漫滅者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為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錄遽以是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為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時洪武乙丑夏五月趙古則書（朱存理鐵網珊瑚）

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

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馬定國定爲宇文周時所造元天台劉仁本爲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子謬妄固不俟言欵復謂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繆稱如是而以其言爲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爲遼闊勗眞觀時仕吏部侍郞覩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眞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爲史籀書嗣眞高宗時人而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爲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

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于近見傳師跋乃知第十鼓其先葢嘗有僞爲者至傳師而眞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邪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塡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于撥資古錄

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從

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

也若王鄭之未知其遷徙存亡葢當是時北方非中

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

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酉王宣撫宅宅後爲大興

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

內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

二王何從而得之也　余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

生凡七百二字葢全文也嘗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

敬金薤篇劉梅國廣文選所收仍是殘缺四百九十

四字本葢亦未見此也楊慎升菴外集

岐陽石鼓文有謂爲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皆鑿鑿有據其言眞如岳峙不可復撼第廣川有其學有其識有其辯而無其筆故不勝藤葛糾纏確論反晦耳鄭樵謂爲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瞽說迷謬不足與辯韋應物謂爲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眞如少君古強之徒曾目睹其事也馬子卿以爲宇文周時作益可笑郭宗昌金石史

石鼓文據楊升菴金石古文載其全文謂得唐人搨本於李文正家予讀而驚歎已錄于京師古石考中

然陸文裕深謂石鼓經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訪靡餘力咸存隃鈌歐陽公集古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明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孫巨源于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近世吾衍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鈌字列錢爲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諸作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如楊用修之所從來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爲奇固不若闕疑爲愈今細讀十詩古致翩翩恐非用修所能辦然用修謂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懷麓堂□尙絕不道

及何也孫承澤庚子銷夏記

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字既簡何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口鸞句鸞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鸞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霝雨上古文苑有蔞蔞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東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第六鼓因民

間蓬以爲曰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强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成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口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攷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黎棗楮葉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

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稱之有云形骸僅存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章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訛苔蘚澁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

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貝文夫詩亦云岐右石鼓
天下觀察既載歸石盡媢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
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
之用修他所攷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
有正楊一編矣朱彝尊曝書亭集
石鼓古遺寶也古文苑云周宣王狩於岐陽刻石鼓
文十篇風雅逸編云石鼓詩周宣王獵碣也鄭樵謂
文是秦篆溫彥威以爲西魏文帝所作王厚之趙古
則皆力言其非斷以爲宣王之時史籀之書乃丹鉛
錄又云岐本周地平王東徙以賜秦襄公自此岐地

屬秦秦人好田狩是詩乃作其字類小篆地秦地聲秦聲字秦字其爲秦詩何疑先舒按楊氏此論與說猶說異葢自相牴牾耳程大昌雍錄椓辯石鼓非宣王物當爲成王鼓先舒按稱石鼓詩之自出者四而余最服程氏葢西魏之說固謬妄不足論即謂出於宣王及秦人者亦皆未詳未審故耳然程氏辯宣雖精而未晰故人亦不甚信之余謂中興詩尚質徹秦風辭多險峭而石鼓固與雅頌近東山七月之遺響宜爲成王之詩一也以爲秦作則宜在乎襄文之間秦襄公始命有田獵之事而文公嘗東獵至汧渭

又伐戎收地至岐豐時秦未嘗稱王安得嗣王天子之名乎二也秦固保西垂地近鳥鼠若獵于岐陽是自西來東則不應言避來自東三也秦時才得列為諸侯未離戎習獨以赤馬黃牛各三潞祀西畤寶雞之類安得有進獻用特歸格藝祖之禮四也且以為宣王詩則是時猶都鎬而岐在鎬西自岐敗罷還鎬又不當云駕言西歸也五也蓋成王伐奄歸而蒐于岐奄在東方故曰避來自東淒淒零雨又曰駕言西歸此蓋追述歸時道路之艱苦有勞人恨士之思焉與東山極相類或即是周公作耳蓋當時始紲殷命

淮徐騷亂方用兵之際故東伐淮夷踐奄歸復寇岐以耀兵講武其云告於太祝即周禮太祝之職所謂軍歸獻社則前祝是也且周公無逸以嗣王稱成王立政又云告嗣天子王矣則所稱來嗣王始尤爲成王無疑諸說又何紛紛歟毛先舒思古堂集

古文籀文學者不能盡通諸家釋音不無傅會之失如君子員員邋邋員斿鄭潘說皆不了按古文斿游本一字云典員亦相通楊讀爲君子云獵云獵云游益得之矣潘有𩺰潘氏讀魚𩺰爲鰲疑潘有重文恐意𩺰當是小魚二字小魚合爲𩺰字猶小大合爲尖字

也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古文苑所載石鼓文乃章樵取薛尚功鄭樵王厚之施宿諸家之說集錄爲一編潘迪撰音訓多所採取而捜羅最備者莫如朱彝尊之石鼓考附于日下舊聞之後同時有南豐劉凝撰石鼓文定本所摹篆文以搨本爲之主而參以薛尚功鐘鼎欵識其例凡搨本全者用圓圍識之仿彿者無圍搨本所無以薛本補者用方圍并雜採詩文晉萃成書成于康熙乙巳在石鼓考之先視朱考稍畧然亦精審惟其用方圍處取今所行鐘鼎欵識校之亦不全合欵識保崇禎

癸酉所刋恐非善本然定本亦未可盡據也又從舊帖中檢得胡正言所摹縮本石鼓文石刻乃本其師李登所輯薛尚功楊升菴二家之本細校之不但與今本欵識多互異之處即較之搨本亦有數字不同又金石圖列鼓形高廣次第皆備然七八兩鼓仍同音訓而與今位置不合且其所摹間有數字全缺而今搨本反分明可辨者亦有全存而今無一畫見者且有筆畫與搨本異者大抵諸家著書或但據舊本傳寫故覓無一書與今搨本脗合者朱文藻識

第一鼓遘敺其口薛鄭皆作孫字施氏宿云以碑本考之髣髴是時字然昌黎天一閣

本孫字爲近

[illegible]鄭云今作鏡未詳音義石本有重文潘云[illegible]作臭同邑吳東發云[illegible]作臭猶隸之省作樸玉篇臭爆塵也音臺爆

其猏潘云或作猏或音豚吾邱氏衍按說文猏字省白耳以水切豪足錢竹汀云按詩並驅從兩肩兮毛云三歲曰肩舊文或从豕耳潘說是吾讀爲豬似非

第二鼓

汧殹郭云讀如繫錢云絜斤以殹當也字按汧殹字兩見彝釋上下文寫是木名不應作盧字調從即古池字春秋曲池亦作毆虵池蛇古通用池亦有移音燕昌按爾雅汧水篇汧出不流郭注水泉出自岸成汚池可證汧殹爲汧池矣

淖淵燕昌按水經注汧水篇其水東流縣淵注以成淵正合否敢淖淵之文又云潭淚不測出五色魚正合下鰻鯉處之帛負鱳鱳黃帛其鰟又鰟又鷄之文

鯾章作黃負二字鯾云嵩是小負二字鯾可廬云川句法與潛有多魚相同燕昌按爾雅鯾小負也郭注家語曰其小者鯾負也疏云負之大者名爲鱒小者名鯾此鼓既曰小負又曰鱒是大小並陳應從錢氏釋小負爲得也

其籃鄭云籃讀作藍與組豆之組同說文側負反醢也吾邱云此鼓甚完句曰其籃氏鮮鄭音

是矣錢云當是筵字說文次即涎字則筱與筵通籀文加皿又加一水耳

其胡

吾邪云郭云今作㼜

乞及反博雅膍謂之胝鄭作亞大無義理錢云郎淌字

第三鼓

止陕

施云鄭本戎字作我下有陣止二字今攷稱木戎世二宇上下相承不谷陣止二字于其間又陕字鄭云今作陸薛作吠疑爲跋字潘云陕疑作陸吾邪云右邊乃矢字合作陕未詳句曰我戎止陕爲陸近是鄭瀕仲以陕爲陣又顧倒其文甬止字下章孔道則以止字誤世宇施武子又疑陕爲跋于是字數諡出與鼓文不合矣

又

旆

鄭云今作神無據吾邪云謂音神則可錢云讀旆爲神文義可通

第四鼓

飢衎

章云郎道字發云此字雨見前協原濕陰陽後協或陰或陽當讀戶郎切郎古行字

趍口

燕呂拔此字今斷自宋以來模本俱作六字玩家藏宋搨本剝蝕中似作與與弟九鼓鼎下一宁作舜相同乃知作六馬者皆非也況上文既曰四馬其寫又曰六書口口則此處斷無六馬之文天一駉本依古文苑釋文於刖本割一六字補入其剳裂之跡可拔也

第五鼓

深呂口

施云薛鄭本呂下有戶字俾磬

彘不可辯同邑任文田云戸即扈字古戸與扈通徐
鮨訓説文引春秋傳作扈葛扈之吳兕狀云此處戸
字當是扈從之義上林賦扈從縱横晉灼日扈大也
此蔌轝多憂減纊釋上下文似言吸狩將婦而過零
兩從臣多有囬木擠步之事至以驢背貸物扈
從遠渡深水故日被深以扈出于水一方也
第六
鼓微口
薛釋徽章釋微有重文吾耶云未詳釗穊云
石本作淺有匽洒諸横本作㦸或作瀐存以
俟考吳東發云此疑是㦸字廣韻直一切斿鏧薛作
集鬷音秩説文歪也此从彳與辵走通用憂鄭
云令作蘷錢云即薛音合鄭云疑即會字音薔施
游優與優游義同首云上雖磨滅上从音尚可追尋
非从合也潘云恐是聽字古从乙从日銷凡夫云二
日五日並合文當格卿黍盄和鐘銘小子西夏四方
昌宜及他妖議二日三千之類董二字合格○章云
薛鄭本吾下有孫字吾耶云眞本及古者並無孫字
在吾字下不知薛鄭何以增人必有誤燕昌按石本
無之蓋亦割裂本譌也○燕昌又按施氏曰此鼓乃
向傳師皇祐間所搜訪而得之者每行僅存四字自
四字而上磨滅者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之由故今

所存者皆斷續不成文今按石上截鑿作臼無傳師啟及見天一冊本後有傳師跋云舊傳石鼓其數有十乃韓文公謂具載其事傳師詳覽內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遂尋訪於閭里獲一鼓雖涇役既久文形字完驗其書體眞得其跡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皇祐四年七月日記凡七十八字與雍鑠及金釐琳琅所載相同乃知傳師所得者是弟十鼓非弟六鼓也施氏旂傳聞之謬耳又梅堯臣行鼓詩行傳王我鞫一鼓仁九鼓圖勘叉失行近人偶見安碓狀云鼓作曰劉中央心喜遺象猶在旁以日易白庸何傷之句則施氏所謂弟六鼓者卽何氏所謂弟十鼓也

第七鼓 **尖**

章云石本作尖施云是小大二字鐘鼎敦議多此類薛作尖鄭作矢朱云施氏以尖爲大小二字小大具來卽魯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之義鄭作矢固非薛作尖九參

第十鼓 **勿口**

章云石本作黿鄭云見盄和鐘通作掩吳東發云奄通作掩禮曰大夫不掩羣伐過殺也書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註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所以戒其貪殺也燕昌按天一閣本有剝蝕與薛氏作篆相似

勿伐

章云石本作戊薛作

代鄭作伏朱云勿龕勿代疑是勿爾勿伐𠭯咊鐘文
龕多二書與此不同代字則薛本所書最顯也燕肙
按諸模本作伐天一閣本作
戕　張燕昌石鼓文釋存

謹按石鼓文相傳以爲成周獵碣自古著錄家如
書斷書後品述書賦注元和郡縣志法書苑法書
要錄夢英十八體書金石錄鐘鼎款識諸道石刻錄
復齋碑錄風雅逸編能改齋漫錄九朝編年備要
古文苑止齋集伐檀集嵩山集格古要論金薤琳
瑯弇州文稿升菴外集金石存諸書並稱爲宣王
大狩所作其形諸詞賦者自韋韓蘇而外如梅聖
俞宛陵集蘇轍欒城集張耒宛邱集洪适盤洲集

揭徯斯秋宜集吳萊淵穎集宋濂潛溪集及文翰類選藏李丙奎賦燕都游覽志載羅曾賦亦以爲宣王之詩董逌程大昌郭宗昌孫和斗毛先舒諸家則斷以爲成王時所作鄭樵因其文往往與秦器相合因指爲秦刻楊愼丹鉛總錄從而和之全祖望遂謂此鼓必不出于秦前而馬定國創爲宇文周時之說和之者又有溫彥威劉仁本焦竑顧炎武萬斯同諸家陸友仁據北史亦以爲元魏時所刻集古錄籀史二書則并疑其僞論斷紛紛殆如聚訟攷其文與車攻吉日相類故指爲宣王時

者最多集古錄謂韋應物以爲文王時刻今韋詩尚在實作宣王且云宣王之臣史籀作則并非傳寫之譌歐氏誤以韋韓二說不同因而致疑其實韋未嘗與韓異也左傳成有岐陽之狩竹書大狩岐陽繫于成王六年則董程諸人堅執以爲成王時石理亦可通至謂爲秦周魏三朝之物則妄誕殊甚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云陳倉有石鼓山而不言其時代使石鼓果爲秦時所刻不應漢時即以名山劉昭去秦未遠當有確證亦不應闕疑不辨且昭在周魏之前何由先有石鼓山乎鄭樵生

後成周二千餘年僅據文字之間妄生異議楊慎和之適與升菴外集自相矛盾其謬奚待言哉金史馬定國傳謂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攷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今其辨不可得見然既云引據傳記而史不稱述僅云以字畫攷之其萬餘言中茫無實據亦不問可知且定國以西魏大統十一年十月西狩岐陽見之于史為宇文時物據周書太祖本紀魏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十三年太祖奉魏帝西狩於岐陽高祖紀保定元年狩於岐陽天和

三年行幸岐陽事凡四見至謂鼓文即蘇綽所作則大統十一年綽方爲度支尚書踰年即卒使鼓文果出綽手當在十一年之十月無疑今攷第九鼓有日惟丙申之文近人海寧俞君思謙以南北史記日推之是月無丙申則與鼓文不合足破千古之惑而博雅如顧萬諸公偶然失攷輒亦附會其說皆儒者好奇之過也鼓文歷久殘缺韓蘇二歎已有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模糊手已似瘢胝詰屈猶能辨跟肘之語歐陽氏所見四百六十五字趙夔所見四百一十七字胡世將

所見四百七十四字薛尚功所見四百五十一字潘迪所見三百八十六字孫巨源所見四百九十七字吾邱衍所見四百三十餘字劉梅國廣文選所録與潘迪同馬驌所見三百二十字高士奇所見三百二十五字牛運震所見三百二十二字吳玉搢所見三百十餘字張養浩詩則以爲僅餘二百七十二惟都穆得見宋拓本有四百二十二字多寡亦不一也鄞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最爲完備然亦止四百六十二字楊愼乃謂曾得唐拓本有七百二字之多焉惟訥古詩紀遂採入選

詩中陸深金臺紀聞始疑其妄自補綴迨庚子銷夏記曝書亭集反覆辨之而其僞迹益顯近海鹽張君燕昌又以北宋本參攷甲秀堂本上海顧氏本重摹于石儀徵阮中丞元督學浙江時亦取天一閣本重刻于杭州府學於是好古之士得以家置一本心摹口誦益以見楊氏唐拓之說欺人甚矣今就家藏現存拓本摹錄得二百八十三字半泐者二十六字參攷宋拓暨諸家摹本補釋闕文共得四百六十四字抱殘守闕期于徵信而已葢石鼓自鄭餘慶重遷之後流徙無定元明以來久

列國學乾隆五十五年

高宗純皇帝臨雍講學見石鼓原刻懼其歲久漫漶爲立

重欄以蔽風雨别選貞石摹勒十鼓之文俾海內

士人便於椎拓

御製重刻石鼓文序從韓愈詩定爲宣王時物洋洋

聖謨昭示萬古臣祗仰蒙

恩賚得瞻全帙誠

熙世之隆規藝林之盛事也臣謹敬什襲珍藏諸家爰

以石鼓冠是書之首志榮遇焉

又按音訓中間有攷證外誤者如第一鼓兹邑寺

當是持字與下文秀弓寺射義同其來大卽案鼓
中卽字皆書作𤔲而宋本大字下尚存半字作𤔲
則非卽字第二鼓君子漁之案周禮漁作𩏂𩏂顔
𢿾同漁𤅙字疑卽𩏂𢿾二字省文籒文加水爾其
字當从攴篆文与𢿾相似此云籒文𩏂从寸𩏂
說也第三鼓田車旣安旣字當从宋本作孔其口
𧻗口𧻗字下石本並無空字第四鼓形矢口口矢
下止應空一字當是重文成句第五鼓𣶒口至自
㢟中空十二字末云墨本舊有蔓蔓迄𣶒盈濟君
子卽涉流汧殹洎洎𣶒𣶒舫舟西逮湯湯戶二十

餘字今按宋本作湈□疑巖字鄭云濟郭云湛君子卽涉馬
□憸洴殹涓濩□□舫舟□遄湯戸自廓中有二
十字迄湧之前亦無虆蔞二字遄上作金稺爲西
字恐亦未確第六鼓猷乍臬作盩衛三行之上既
知其闕二三字則並應列一空格又除師涭所今
本脱猶作阪第七鼓首行而字上應空數字後字
之下具𢇛之上應空二字第八鼓末云施氏墨本
有馬薦哲若等字按薦字宋本作𦿔說文𦿔獸之
所食艸也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此云馬薦當是
馬食之艸下二字應就艸言義故三字皆從艸說

文艸部末附諸字云左文大篆皆从茻此鼓薦𦾔二字及第五鼓莽𦱊字並从四屮與許慎說合益信此爲大篆無疑也第九鼓𠕋申下應空二字㲋下應空二字𩣡下今石本尚存半字作㸒則非識字第十鼓載北之下尚有勿□勿代數字𡕒𥂕宋本𥂕作𥂁□鹿□□遊□其□□𩧢麀下應空一字其下應空四字此類皆潘氏之誤然其所釋較前人爲長況石刻久與十鼓同列國學後人藉以攷驗茲故附錄而條辨之其餘專錄訓釋諸家傳于今者𦒍謬尙多不及深論也